



陳浩基推理迷城



香港推理小說家陳浩基近年幾乎成為「獎項收割機」，寫出香港，成名國際。早前的香港國際文學節上，他更與著名犯罪小說家 Ian Rankin 及日本推理小說家橫山秀夫大聊筆下犯罪故事與城市的關係。

與陳浩基交談，會覺得他身上既有理科男條理分明的邏輯理性，又有文藝人對故事感性的執着。這豈不正是推理小說的成功要義？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

「入坑」推理小說

陳浩基從小就喜歡看書，小學時各種名著簡易本就讀了不少，五年級時看了《福爾摩斯》，用他的話說，從此入了推理小說的「坑」。「推理小說的趣味就是它會讓你以為是某樣東西，但是到了最後一刻才打你一拳，告訴你是另外一件事情。看了推理後其他書就覺得不夠過癮。」

中學時，由於台灣的出版熱潮，陳浩基一頭扎進日本推理小說的世界，第一本看的就是橫溝正史的《獄門島》。「我最開始接觸橫溝正史其實是電影《八墓村》，當時以為是恐怖片！」他笑着說。巧妙的佈局，詭譎的意象，橫溝正史的小說為陳浩基打開一扇嶄新的大門，更看到推理小說這一文體在不同文化中移植的成功示範。

「很有趣，推理小說這個文體是來自西方的，就算是橫溝正史寫本格推理也是很跟着西方式的，比如深山有一個大家族，家族的女人突然遇害，死得很奇怪，這是很歐洲式的，但是他將東方日本的民族上面的想法，套了上去，並且是work的。現在我看到有些新的作家想要寫推理，很單純地看了某些故事就嘗試去寫，但是寫完不work的。比如看了東野圭吾，就想要寫，把故事背景放在香港，但是他不清楚香港如果發生了命案會如何，於是就寫香港的警視廳，但其實沒有這個東西的，這就是錯誤地挪移了另外一個文化過來，但是橫溝正史的厲害在於西方式的歐洲式的古堡謀殺案，被他嵌到日本文化中，是通的。」

香港街頭的推理故事

借由推理小說這扇想像之門穿梭於不同文化語境中，這是多麼爽的事情！看陳浩基的創作經歷，更相信他深深樂在其中！2008年，他以《傑克魔豆殺人事件》入圍第六屆「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

獎」決選，故事以16世紀的英國為背景，又將經典童話《傑克與魔豆》鑲嵌其中，卻因為太像翻譯小說而引來評審的「抄襲」質疑。為自證清白，他第二年乾脆再寫續篇，以藍鬍子的童話為背景，讓主角再踏上冒險的旅程。這篇《藍鬍子的密室》最終為他贏取了第七屆「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」的首獎。

但真正讓陳浩基聲名鵲起的，是他接下來的數本以香港為背景的推理小說。2011年的《遺忘·刑警》為他奪得第二屆「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」首獎；2014年的《13·67》再創紀錄，不僅獲得2015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，賣出多國版權並由王家衛买下電影改編權；不久前其日文版更登上日本《週刊文春》雜誌「年度十大海外推理小說」第一位，為該榜41年來首位入選的亞洲作家，同時並獲得「年度十大本格推理小說」第一位，可謂為華文推理作品大大爭一口氣。

自我定位：大眾文學作家

遊走在皇后大道西的警探、1967年至2013年香港社會變遷的映照，陳浩基筆下的世界令人感到熟悉，卻又陌生。不管是多麼容易沉沒入日常生活經驗的瞬間背後，總也緊緊咬著推理小說特有的理性脈絡。這樣的香港有層魅惑的迷人影子。

但不管故事多麼香港，陳浩基都十分著意關顧讀者。作品在台灣參賽，他不斷磨礪文字，遣詞造句更會考慮不同地方讀者的閱讀習慣，在他身上，沒有孤高的「作者」心態。事實上，他為自己清晰定位為「大眾文學作家」，「大眾小說，就是為了大眾而寫，為了大眾能看明白。和純文學相比沒有高下之分。我覺得，純文學是屬於藝術性的，作者自己有東西要說，沒有讀者都不緊要，因為你想要追求是那個藝術，是自己的表達。我一直將自己定位為大眾文學作家，我要寫流行小說。」

也許正因如此，得獎後他沒有趁熱打鐵聯繫出版社專注出書，反而「變成獎金獵人」，不斷參賽，也嘗試寫便利店中出售的pop小說，短短五萬字，瞄準中學生讀者，新奇、毒辣、有趣。「短篇作品很刺激到作家自己的那種爆發式的思維，短的寫法不止是文體意義上，而是不能只是寫短。關鍵是，如果你寫作經驗多的話，就會回頭覺得某些段落怎麼寫得那麼短，會去不斷豐富。但香港的問題是，整個環境有一種短時間內想要回本的商業心理，很多作家沒有時間允許他們去做這個事情。」

閱讀不分貴賤

對陳浩基來說，好故事是王道，閱讀最緊要是「好看」。成名後，他大概時常被形容為「在沙漠上種花」、「在市場夾縫中生存」等等等等，一派環境不由人、英雄壯志難酬的苦況。這其間景象也許部分屬實，但陳浩基實則心水更清：「問題不是市場太小，我時常覺得，香港、台灣的作家、編輯、出版社，大多在回味過去的好時光。以前娛樂少，娛樂就是看書，現在很多時候說你出書要和其他書比賽，不是的，你的對手是手機遊戲、social network，是這些東西。我們現在的編輯或出版社或作家應該要考慮如何讓不看書的人看書，如何讓年輕人覺得看書是過癮的事情。現在中一二的學生看金庸，大家會覺得哇你什麼人啊看那麼深的書！或者哇你文藝青年啊！——這太搞笑了，這明明是通俗小說呀。」

陳浩基說，他甚至很支持中小學生讀輕小說，庸俗又如何？沒營養又如何？連文字都不想親近，什麼「高雅閱讀」都是浮雲。

「看得多，眼力才會越來越高。年輕時看《飢餓遊戲》，大了以後可能就想看《1984》。」陳浩基說，「最慘是現在好多細路連這類書（通俗小說）都不感興趣，甚至看漫畫都嫌字多！」

或成系列小說 新作寫駭客偵探

陳浩基的新作《網內人》聚焦網絡霸凌，其中的無牌偵探阿涅是有着超凡技術的駭客。他介紹說最初靈感來自《亞森·羅蘋探案集》中的經典怪盜，希望為自己的系列作打造一個有魅力的可塑性強的角色。「現代社會中最厲害的真正怪盜，我覺得是駭客，能人所不能，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發展角色。」由駭客偵探開始發展，以網路世界為背景的故事開始成形，「最初沒想過社會性會那麼強，原本是亞森·羅蘋式的故事，卻寫得越來越沉重。」現在的他正考慮續篇的風格，也許一脈相承？也許拋開包袱風格截然不同？我們拭目以待。



《我想吃掉你的胰臟》的圖書策略

書評

文：湯禎兆

《我想吃掉你的胰臟》是住野夜的小說，此作獲獎無數，且是2016年「本屋大賞」的第二位。過去在「本屋大賞」中獲肯定的作品，往往改編為影像後都有美滿的成績支持。事實上，小說累積至2017年8月為止，已售出超過二百萬本，絕對是近年最受注目的純愛小說。電影版早前在香港上映後備受年輕觀眾注目，其實早於2017年7月28日在日本公映後，已廣受歡迎肯定，上映兩周後票房已突破12億日圓，而且氣勢仍強勁有力。

電影的情節並不複雜：中學教師春樹，他在母校任教，因學校要重建圖書館，於是勾起他的少年回憶。原來他是一名書宅，少年時代一向沉默寡言，以不與人來往為目標。但一次偶然的機遇下，看到了同班同學櫻良的《共病日記》，知道了她因胰臟問題，快將不久於人世的秘密。而兩人也因此而建立了旁人不能明白的深刻連繫，隨着約會及外遊等的經歷，逐漸把兩人拉近，而彼此的關係也在一直揣摩及變化中，最後櫻良在準備與春樹作人生最後一次旅行去賞櫻前，遇上意外離世，於是春樹也深受打擊，後來他按約定到櫻良家中拿

起《共病日記》，才明白她心中一直對自己的感情依戀……

作為新世代的純愛代表作，大家不難勾起對珠玉在前的《情書》（1995）的追思，尤其兩者同樣是以小鎮為背景（《情書》令北海道的小樽成為大熱的旅遊地點，而《我想吃掉你的胰臟》的福井目前也在人氣晉升中），而且也是以圖書館為孕育情感的背景場所，最後也是以死別來串起情思，只不過《情書》中的是男方的藤井樹，而《我想吃掉你的胰臟》是女方的櫻良而已。

我想提日本的流行文化中，對圖書館一向情有獨鍾，而《我想吃掉你的胰臟》正是當中的另一例子。當中如有川浩名氣甚為響亮的《圖書館戰爭》系列、村上春樹的《海邊的卡夫卡》、恩田陸的《圖書館之海》及瀨尾麻衣子之《圖書館的神》等，都對圖書館的象徵有不同程度的探索。剛才提及的《情書》，透過借書卡而交織出的「藤井樹」戀歌，可謂主導了一代海峽兩岸暨香港文藝男女的「圖書館」原型思維，先聲奪人地早奠定圖書館的治癒系本色——由身體到心靈，莫不貫徹它的療傷想像功能。《我想吃掉你的胰臟》中

其實高潮的安排，也同樣是利用了圖書館內編碼中的錯位，來製造尋寶遊戲的效果，令春樹在十多年後才尋到櫻良的遺書，並達成了她的遺願，將圖書館的治癒本質作最充分的說明。

事實上，電影的改編可說按小說的藍本亦步亦趨而成，可以說八成以上的場面都是直接從小說中挪移過來。而我想指出的，是住野夜的「輕化」策略，較上一代的流行純愛小說，又已經再向前「邁進一步」。

當年村上春樹剛冒起時，不少評論家針對他的批評，正是內容的「輕化」，又或是直接而言就是其中的空洞性，不少情節及內容均以留空式的方法處理，被人認為輕省而提不上任何內涵的地步，尤其環繞大受歡迎的《挪威的森林》而發。後來在《情書》中，不難發現即使是純愛電影，當中內容的「輕化」已較村上春樹的小說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但在圖書館的場面中，仍然可以清晰見到串連起兩個藤井樹的圖書中，村上春樹的小說明顯地記錄入鏡，作為符號供觀眾加以對照聯想。



《我想吃掉你的胰臟》

作者：住野夜

譯者：丁世佳

出版：悅知文化

好了，回到《我想吃掉你的胰臟》的小說去，和電影不同的是，當櫻良約春樹出來約會時，兩人其實有去過書店開班，而在電影中則把此場面完全刪去。而

有趣的是，小說中不斷強調春樹是愛書之人，甚至在書店的場面，也描述他看書看得入神，不經意就把櫻良遺忘了好一大段時間，醒過來後才滿臉歉意，可是由始至終在文字中卻沒有任何書本的線索提供——他在看什麼書？對書有何心得？閱讀的喜好是什麼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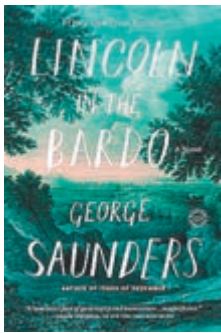
簡言之，他作為愛讀者的背景設定，在住野夜的心目中，功能乃作為原因釋說了他不善與人溝通而已，而對圖書本身其實並沒有任何進一步建構互文，又或是希望借此去吸引書迷，乃至深化小說內涵的意慾。「輕化」至此，顯然已屬另一世代的思維習性，值得我們留意關照。

書介

Lincoln in the Bardo

作者：George Saunders

出版：Penguin Random House LLC



小說書迷引頸期盼，《十月十日》（Tenth of December）作者、美國短篇小說大師喬治·桑德斯推出首部長篇小說。1862年2月，美國內戰爆發未滿一年；隨着戰事越演越烈，聯邦政府已經開始逐漸意識到，這是一場漫長而血腥的苦戰。同時，林肯總統的11歲兒子威利不幸病逝，遺體並被安放在喬治城墓園。報紙報道，深受哀傷打擊的林肯數度單獨返回地窖，擁抱愛兒的遺體。從這個歷史事實的種子開始萌芽，喬治·桑德斯打造出另一個令人難忘的、關於家庭之愛與失去的故事，並讓故事跨進超自然領域，熱鬧滑稽卻又同時可怕恐怖。威利·林肯發現自己身處於一個奇怪的煉獄中，鬼魂們會彼此打交道、抱怨發牢騷，也會憐憫、爭吵，而且還制訂頒佈了一堆稀奇古怪的苦行來贖罪。桑德斯以本書開創了驚悚的新格局與新型態，同時展現了驚人的想像力及卓越的文筆。他也提出了一個深刻且永恒的問題：當我們知道我們所愛的一切必須結束時，我們如何生活與愛？

大唐氣象：制度、家庭與社會

作者：張國剛

出版：三聯書店(香港)



許多朝代都有自己的盛世，但是盛世的特點各有不同。有一種盛世，乃是在治國理政的技巧之外，還有時代的因素、制度的因素，並且發揮着基础性、主導型作用，從而顯出一種積極向上的氣象。所謂大唐氣象，就是這樣的盛世。本書所收錄的五篇學術論文，分別發表於內地著名期刊，為張國剛教授多年的研究成果結集。

書中從兵制、藩鎮類型、家庭形態、農村生計、士族文化五個視角，並附詳實的數據圖表，深度剖析大唐氣象形成的原因，論證大唐盛世所仰賴的發展及制度紅利。

浮生誌

作者：默泉

出版：毫末書社



《浮生誌》是香港寫作人默泉第二本散文集，副題是「日常的哲學思考，哲學地思考日常」。作者嘗試由哲學角度出發，思考現代生活所面對的「哲學問題」。為何城市人經常陷於苦惱悶鬱？營營役役地上班下班，所為何事？本書從中西哲學思想擷取靈感與養分，為讀者建議適切的解脫之道。

神祕莊園

作者：宋智惠

譯者：林雨霽

出版：悅知文化



這是前所未見的腦力桌遊書，與三五好友來一場密室脫逃吧！28個不同主題的密室遊戲，收錄最熱門的動腦遊戲：迷宮、拼圖、視覺錯位、找不同、連連看、拼字遊戲、西洋棋、紙娃娃等。畫風精緻細膩，充滿奇幻的華麗風格；提升專注力、觀察力、創意外，挑戰你的腦力極限。一旦開始，就停不下來！

什麼是人生——關於人生倫理的十堂課

作者：劉再復

出版：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

本書是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「人生價值觀」課程而做的講稿，講述了作者對於個人與社會、他者、國家、家庭、自我、宗教、自然、死亡、世界、傳統「十大倫理關係」的深刻思考。作者認為，個人的奮鬥與努力固然重要，但每個個體又必須學會在上述十種重大關係中實現人生的價值，因為這十大關係與個人相對的客體，實質上是個體價值的源泉，這十大關係也就是自我價值的實現途徑。作者學識淵博，思想深邃，而又閱歷豐富，感情深沉，平易而通透的講述飽含關於人生、社會、歷史等的真知灼見，啟人深思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pp@gmail.com

